

天鎮縣志卷之六

知縣張坊補輯

藝文

日月光華河山環翠天地至文亙古如斯地雖邊塞而
殘碑斷碣搜羅於荒烟蔓草之中其為學士大夫之所
記載名人逸叟之所題咏亦復不少志藝文

藝文上

宋

仁宗御讚

鎮天真武長生福神萬物之祖盛德可委精貫玄天靈光
有煒興益之宗保合大同香火瞻敬五福攸從

明宣德六年歲次辛亥正月吉日謹錄勒立

遼

雲州天成縣創建無垢淨光法舍利塔記

僧和照

粵惟釋迦氏之教例分於八陀羅尼之藏名列其七寶謂
理疊疊而文彬彬玄奧貫于群宗心慮純面口詞直神驗
超於諸力或稱之為圓蓋以高麗三象也方輿以廣生萬

物焉豈比乎明咒之功總持之德延洋行于七朝之命脫
善住天五相之宰不有其能孰可致此今無垢淨光陀羅
尼經者自大唐天冊金輪皇帝萬歲元年天竺三藏觀貨
羅國沙門彌陀山譯布中夏焉其或依言稟奉按教修崇
拋五趣之淪亡受六天之快樂有功德主沙門紹旻薊門
人也識量高遠行解淹通杖錫而來住持于此遇前宰公
文林郎試大理評事守天成縣令武騎尉劉海川宦於茲
邑也德樹芳以蔭人學池清而鑒物乃從異日寘啓願心
旻謂諸英余荷聖主恩在人倫數若不豎于勝幢即可建

于靈塔欲使衆生滅種種罪僉曰宰以立行可模置言成
範遂與在諸維那等椎郢匠採貞珉誓自一心終當勦力
未見成山之兆俄遷入幕之賓屬今廷士承務郎試大理
司直守天成縣令武騎尉牛珙任官于百里也富口龍靈
正謗修身將懸錄以示民調絲桐而化俗奇哉若是俯集
於斯宜將堅固之基立在邦廊之地於是計時而作不日
而成金鉞動處玉屑飛彩筆行來鉛鈎布巍峩突地露盤
映紅日之暉森聳凌空寶鐸搖清風之韻庶幾乎憇其塔
影傳其塔名捨重殃而功不唐捐登玉覺而無復障礙如

和照等學比蹄泚辭非玉瀾維增隨喜用紀遠長時開泰
八年歲次己未九月甲寅朔丁卯日建謹記

重修桑乾河橋記

沙門崇雅

緣此桑乾大河春開秋凍夏月汎漲損傷人畜是大厄難
當日菩薩行人救苦興橋益濟生靈大遼國天佑皇帝太
康三年除授崇雅西京僧錄因上供去從此橋過木植朽
爛人畜過徃至甚艱難崇雅與律主大師法華座主主簿
正字四人共議再葢大橋三人為首請崇雅於南七侯村
開壇放戒不佞皇帝宣賜御製菩提心戒本兩卷付授崇

異之事衆人備見共三石倉用大石板箇箇開鑿方圓五十壘疊之時重重相攙羽羽相銜所有石眼上下用其柏柱貫穿柱小徑五十石倉近則百千萬歲遠則壞劫為期此橋木植至甚豐大並是載木可得百有餘年木植自後有壞遠近村坊寺院邑衆子孫代代隨順宗祖各發勝心蓋此橋時只換木植石倉無動共橋四接中間大樑長五十五尺小徑尺五其餘三接棟樑各長三十五尺小徑尺五漫枋長一丈六尺面濶八寸厚五寸地枕枋長丈七面濶一尺厚六寸勾欄椿長丈五見方八寸可截三箇使用

自後只買柴木檢枯不中今此大橋工價可及千貫橋東北石塔裏面造玉石文殊像龍王土地三聖文殊菩薩亦名妙吉祥降五百條毒龍鎮壓大橋河南河北邑人月十五齋食香花供養三尊若志心求告無不應願但紀實事不及製文

太康十年五月二十日立

明

成祖勅諭都指揮僉事閔仲名

曩者朕平奸兇爾奮身從朕戮力効勞事平之日論以頒

賞爵祿大小咸已報酬及朕親率六師往討二寇爾又從
征戰克効勞力今特陞除爾為山西行都指揮使司都指
揮僉事鎮守城池撫安本都司官軍爾惟飭已奉公忠心
報國廉以臨財公以處事仁以馭下謹以持身見善人必
親之如師友見惡人必惡之如仇敵使盜賊屏息境內又
安軍民樂業如此則不負朕之委任苟舍公而徇私貪污
而虐下恃其已往之功傲偉望外之澤故違命令干犯憲
條必致爾于法爾必謂朝廷少恩然不知有功則朕已報
爾矣所蹈罪戾皆所自取夫法者朕皇考太祖高皇帝之

法允合天下之至公以罰懲正惡當此之時朕雖念爾之功欲曲加寬宥而太祖之法有不可違矣今天下太平爵祿為難得善保守之則祖宗父母俱有光榮子子孫孫相承無替如此則為忠臣孝子若視為易得而不能保守一旦干犯憲章自罹殃咎背於朝廷是為不忠玷辱祖宗累及父母妻孥是為不孝不忠不孝何以為人爾本武人不曉理道輕陷刑罰易於飲水朕所以拳拳與爾言者無非欲爾保全功名富貴夫爵祿本出朝廷以報有功天下之大必擇賢以共守其有懷才抱藝超出衆人者或取之於

田野或拔之於行伍因其才能不次陞擢權奸之臣欲賞其恩凡有拜除謂為已出君子之人秉志堅恪必不為其所惑小人無知易於愚弄輒聽其言感其恩私即背朝廷古有如此姑置勿論且以爾目之所睹耳之所聞者畧以胡陳藍之惡萬分之一言之其餘難以枚舉皆可為鑑每除授超擢即以為已所與使恩以已其有犯法違令者法所難容輒復聲言謂錯加其罪使怨歸朝廷如此固結黨與扇禍興災以行背逝天地鬼神之所不容發其陰謀遂至身家俱破自取亡滅爾能遵守朕言毋阿附權勢毋互

夫身之貴也
結朋黨則可以保爵祿可以保身可以保家可以顯祖宗
可以榮父母永享富貴與國咸寧否則自取悔尤身家俱
喪雖欲悛改無所及矣夫忠臣操心厲志堅如金石惟知
有朝廷而不知阿附權勢凡立身行己不貪不妒無暴無
虐惟一於善故為善者天必佑之以福若夫不忠之人其
儉志邪謀毒如蛇蠍惟欲黨比搆陷忠良專附權勢輕侮
朝廷凡其所為惟一於惡故為惡者天必降之以禍故曰
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在於善與惡之間而已爾其夙夜敬
之慎之母忘朕訓欽哉欽哉故勅

永樂九年三月初十日

世宗御製正孔子祀典申記

朕惟為人臣盡臣道盡之云者始終生死以之非有所私也孔子曰三年無改于父之道朱子釋之曰祖父所行之事不但三年雖萬世亦不可改也小有可變豈可待之三年夫成法固不可改其於一切事務未免法久弊生不可不因時制宜至於事關綱常者又不可不急于正之也朕又惟天子不可與匹夫相爭辨斯世斯時却不得不辨也昨所命議正孔子之祀典方命下翰林編修徐階倡逆論

云云者且引分祀為言其心之固惡可知朕不知典籍且以易明言之孔子之諡王號自唐元宗李林甫之君臣迄夫孔子已逝在秦漢之前此間豈無賢明之君如漢高祖唐太宗皆創業垂統者何不加王號于孔子又如漢光武中興文帝守成亦無過者又何不加王號于孔子則不敢擁虛名以示尊崇之意者可知矣林甫之請元宗之加意必有謂林甫之為臣也何等樣臣也其意或假尊崇師道以欺元宗歟元宗之所加也何其巧乎自秦而後王天下者稱皇帝漢方以王號封臣下元宗之封諡孔子何不以

皇帝加之是不欲與之齊也持一王號猶封拜臣下耳尊
崇之意何在哉這箇王字非王天下之王是後世封王者
之王也由是元武宗假托之而加謚宋徽宗薦十二章服
徽宗之加猶掩其好道教而設此以尊崇耳況以諸侯王
而僭天子之服章誣之甚也至于雕塑之像不知孔門弟
子即孔子死時而造之亦倣釋道之為而造之且如一个
人自是一个貌色不知可增損乎抑不可乎以一聖人面
信工肆意雕塑做个像曰這個是孔子像殊不知其實是
个木土之靈耳孔子肯依之享之推己之心則知孔子之

心也又至于八佾之舞十二俎豆又僭禮之甚也決所當
正階此奏正與昔霍韜之叛議郊祀同然韜也却樸直真
實故所言不遜階也用心如韜而言甚巧而奸也悅詞和
言不激不迫甚矣佞哉斯人也翰林可用這等人耶昔同
姚淶輩登科大學士費宏所取也邪正忠否昭然矣是為
申記

嘉靖九年十一月初一日奉旨刊布

神宗勅署都指揮僉事高策

設遊兵四營內以二營留守薊鎮二營留守宣府南山聽

援薊鎮該兵部題准□□□番以均勞逸今命爾充遊擊將軍統領所部挑選兵馬二千二百名如輸該入關防春防秋聽薊遼總都酌量緩急調用文書至日徑自起行如輪該畱守聽援聽宣大總督分布調遣其在本鎮之日聽大同鎮巡等官節制爾須操練軍馬鋒利器械務求實效以副委任如或平時刻剝貪殘有警逗遛觀望法不輕貸爾其慎之故勅

萬歷十九年正月二十六日

神宗諭祭副將高策文

維萬歷四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皇帝遣本都司堂上官李國珍諭祭協守薊鎮中路副總兵官分理練兵事務後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今故贈署都督同知高策文曰惟爾質秉剛勇氣含悍驍以世胄而承家更武闡而擢第替職雖傳于閭閻橐鞬自用乎兵戎捍寇雲中已落旄頭之膽禦倭海外先靜鯨首之波王京恢復於彎弓寇島盡殲於破竹雖進階總府實推轂優權薊鎮欵以時防身先士卒孤山而夜犯血染戈矛計矣功有元勲倥平無完保永日方期於耄耄將星忽隕於邊陲遽爾淪徂